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絕境



閩南語 ▶ 短篇小說 ▶ 學生組

王倩慧 女士

得獎作品 /

真珠雨落袂停



【得獎感言】

多寫，我們的母語就不會失傳。

我嘗試在母語文學的短篇小說中用比較新的手法書寫，能獲得評審老師們的鼓勵，感到非常欣慰，相信不久的將來，我們的母語文學，將會有更多新手出現，也能有更多新的敘事美學。



真珠雨落袂停

「阿玲，你是咧看啥滿？跤手較緊咧！」

「我……我知……」阿玲的目睷一直掠機器金金看，一塊一塊的王梨酥，愈看愈金，王梨酥愈來愈濟、金條嘛愈來愈濟。

「阿玲啊！你咧創啥物啦！緊拏起來，包包起來啊！」

「嘿啦嘿啦！欲窒車矣啦！」

「是金條矣，是金條啦！」阿玲看甲足歡喜的，根本無聽著同事咧講啥物。

「是土王梨酥啦，袂使提毋著盒矣！」

「緊咧！緊咧！車咧欲開矣，阿玲若無較緊咧就袂赴矣！」

王梨酥一塊一塊像火車全款，足長足長足長……

「明明是金條，是金條啊。」阿玲隨个仔隨个慢慢仔提，「啊！我哪提袂著咧？」

王梨酥，毋……毋是，佇阿玲的目睷內是一塊一塊的金條，「啊！我哪提袂著咧？我哪提袂著咧？」阿玲那哭那伸手去提，「我袂赴咧提，提著手，金條就無去矣。」伊足受氣的，倚佇遐一直楚楚唸：「我提袂著，我提袂著啦！是金條、是金條，我提袂著，哪會按呢？」

「創啥滿啦！你目睷花花，飽仔看做菜瓜，是毋？今仔日無包完，恁攏愛扣錢——」

「頭家，你莫受氣啦，等咧我泡咖啡予你淋啦！好無？」領班實在誠溜溜瞅瞅，食兩蕊目睷，若無按呢，規員工攏欲扣錢，阿玲就會予人罵死喔。

「啊，阿玲，綴袂著，你去邊仔做真珠啦！」領班共阿玲恁去邊仔做真珠，又閣調一個人來補阿玲的位。

「啊！足嬌、足嬌的。」阿玲雙手去捧一大堆的真珠，「哼！我這馬有錢矣，我有遮爾濟烏色的真珠，啥人敢對我大聲——」阿玲雄雄哭出來：「誰人敢欺負我？啥人敢搶我的翁？啥人敢看袂起我？」

「笑死人，見笑代，你是家已捧屎抹面，等你有錢，毋知愛做佻濟王梨酥佻真珠咧。」

「跤手較緊咧啦——」足濟人喝甲足大聲，「緊！緊！緊！」



「唉唷！做工課做甲艱苦罪過，規氣莫做啦！」

同事一句來一句去，看阿玲足礙目。

雄雄落大雨，有足濟足濟的真珠對天頂落落來。規塗跂是溶去的金條，直直流、直直流，流甲親像一條溪仔仝款。

阿玲踏著塗跂的金條，雙跂攏袂振動。

一寡烏色的真珠落佇阿玲的面，煞變做目屎。

冷氣的涼風吹來，有一陣清芳，是茉莉的芳味。

「是茉莉……誠芳。」阿玲沓沓仔精神矣。

「阿母，你哪咧哭？」阿美提一張衛生紙予阿母拭目屎。

「阿母，緊咧啦！我欲去學校上課矣，想欲食『豬排漢堡』。緊咧，較緊咧啦！」

「緊緊緊，緊啥物緊啦！」阿玲火氣大，罵後生：「咱兜無錢啦！你去食屎好矣！」

「按怎啦，罵囡仔創啥！」大官聽著阿玲咧罵孫仔，佇房間外應聲：「阿華，你出來，阿公恁你去學校，緊、緊，較緊咧。」

「阿美，來。」阿華出去房間了後，隨閣行入房間共妹妹使目尾：「緊咧啦，阿公欲恁咱去學校。」

「好，阿母再見！」阿美看著阿兄對伊使目尾，一定是有好空的。

阿玲衫換好，拄拄欲提茉莉芳水噴噴咧，準備欲上班，個大家就行入伊的房間。

「化啥物妝？爛塗袂糊得壁，嘛袂當趁錢啦！」大家對阿玲的口氣愈來愈來糶，最近半個月來，定定予阿玲歹看面。

阿玲共芳水園佇桌仔頂，吐大氣，目屎偷偷仔流落來。

「你就是趁無錢矣，莫閣佇遐吐大氣矣，無路用啦！好轉去啦！」大家透早起來就氣怱怱，連鞭閣提起阿玲的茉莉芳水，金金看，閣氣掣掣咧講：「物件緊收收咧啦，免去上班啦，這罐芳水嘛順繼提出去擲坎掬，你緊轉去，轉去恁兜，予阮囡才會當閣娶一个經理



轉來。」

阿玲的大家欲行出去進前，閣越頭喝一聲：「阮兜無錢通好予你，你一籊人出去。」

阿玲嘛知，大家連一仙錢都拈牢牢，欲轉去厝，嘛愛靠家己趁錢，錢趁無夠，是欲按怎轉去？欲躑佇佗位咧？

阿玲閣目屎流目屎滴：「近來真厭氣，凡事著愛較細膩，袂使予頭家辭頭路。」阿玲閣提茉莉芳水，規身軀嘖嘖咧，較有精神矣。

茉莉芳水是阿玲結婚前，佇越南胡志明市芳水工場食頭路的時，上俗意的一種。一罐用完，會寄朋友買；阿玲歡喜的時陣嘛嘖，寂寞的時陣嘛嘖，心情稔的時陣嘛嘖嘖咧，伊的精神較好、起毛場。

毋過，今仔日透早無代無誌就予大家罵甲臭頭，阿玲按怎嘖攏袂較快活。「煞煞去矣，今仔日莫上班。」橫直昨暗加班，代誌攏做好矣，領班講過，今仔日無上班免扣工錢，上班的人嘛無加錢。」

『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麗的茉……』阿玲的手機仔鈴聲咧霆。

「好，老師，足歹勢的，我隨去學校。」阿玲感覺足無奈的，拄拄仔想欲好好仔睏一時仔，阿華的老師就敲電話來。

阿玲欲出門的時，緊緊咧閣嘖一點仔茉莉芳水，閣提一盒王梨酥，是昨暗加班做出來的，頭家送予員工一人一盒真珠奶茶王梨酥，予員工一寡鼓勵的。

「老師早，足歹勢的！」阿玲看著老師，緊會失禮；阿華倚佇邊仔，面懊面臭；阿美坐佇邊仔，看起來足委屈的，老師共個安搭。

阿玲足生氣的，予老師通知來學校，伊感覺足見笑的。

「阿華啊，你敢知阿母一工愛做佻濟王梨酥，才會使予恁兄妹仔讀冊？啊——」阿玲氣甲流目屎，一滴一滴的目屎，親像是透明的真珠，伊實在足愛這兩個囡仔，嘛足氣阿華的，嘛氣家己遐爾仔認真拍拚矣，欲到當時才有出頭的一日咧？痛苦實在是無了時。

阿玲氣甲拄拄伸手欲共阿華搵喙賴，毋過，伊足毋甘的，氣甲手直直顫，手腕掛的五色帶手環，頂懸有「心經」兩字的墜仔，直直搖、直直顫。阿玲氣甲喘袂出氣，領頸仔掛



的「媽祖婆」的保身安符，嘛起起落落，幌甲昏昏去。

阿玲氣身惱命，閣咧躊躇是欲重重仔共阿華拍落去，抑是莫拍落去？一時仔伸手，連鞭閣勾轉來，就按呢，伸手、勾手、閣伸手、又閣勾。老師看佇眼內，嘛知影阿玲會毋甘拍，因為阿華平常時嘛足乖的，功課寫甲誠好，成績嘛袂糶，老師嘛毋甘看著阿玲處罰阿華，想欲阻止阿玲；阿玲傷激動，力頭不止仔大，無細膩揀著老師。

阿玲上尾嘛是手勾轉來，無共阿華掄喙賴，伊雖然真生氣，毋過，總講嘛是拆腹生的，而且這馬是佇校內，有遐爾濟老師佻同學佇咧看鬧熱，若是真正共伊拍落去，嘛是予家己足歹看的，嘛會予阿華佇同學面前感覺誠見笑，後擺可能無法度倚佇同學的面頭前矣。

「阿母，你莫拍我，你若拍我，我就共阿媽投，講你『家暴』啦！」

阿華嘛予氣掣掣的阿母驚一趔，緊閃去邊仔。

「阿華，你袂使按呢生啦，叫你莫共序大人應喙應舌，你敢無聽著呢？」老師毋敢清彩拍學生，毋過看著阿華遐爾番、遐爾激動，嘛愛教示才著啊。

『家暴？』阿玲當佇風火頭，一時仔聽阿華講『家暴』氣甲手閣欲擰懸矣。

「阿兄，你千萬毋通閣講落去，會惹阿母閣較受氣啦。」阿美緊解釋予阿母聽：「阿母！你莫拍阿兄啦，是別人欺負阿兄。」阿美共阿母的雙手攬牢牢，足委屈咧講：「阿兄的同學講伊是和尙頭，閣搶阿公買予阮的『豬排漢堡』。」

「按呢你就佻同學冤家相拍，是毋？」阿玲連鞭風火奔起來矣，這件代誌無講無打緊，講起來阿玲就心火著，透早就予大家罵，這馬因仔煞欲共大家投伊『家暴』，「你欲投阿媽，講我『家暴』是毋？我就拍予你閣較有的，愈來愈毋是款！」

「你閣講一改看覓，你講啊！」阿玲袂使共阿華掄喙賴就拍伊的尻川。

阿華閃甲足緊咧，親像一隻細隻猴仔仝款，緊閃邊仔去。母仔困兩人掠來掠去，同學佇邊仔喝咻，阿玲感覺足無面子，嘛閣較氣。阿華驚甲那走那吼。

「予我掠著矣乎！恬恬！毋通吼，死因仔脯。」阿玲佻阿華對教室的門跤口走到後尾門，走兩輾，走甲兩人攏無力矣。

這聲阿玲緊伸手共阿華拍落去，拍佇伊的肩胛、胸坎、手曲、尻川，唉！嘛疼佇阿玲的心肝頭。



老師袂赴擋，緊攬驚甲嘛嘛吼的阿美。

阿華規个身軀，予阿母拍甲愧來愧去。阿華嘛毋閣走矣，這個因仔性地誠倔強，雖然予阿母拍著，肉會疼、骨頭會疼，毋過伊嘛知影是家己做毋著代誌，無應該佢同學冤家相拍，害著阿母愛來學校，予阿母佢個兄妹仔感覺足見笑的。

阿華目矚瞞咧，就待佇遐，恬恬予阿母拍落去，予阿母出氣。

一時仔，一陣風吹來，一陣清芳嘛飄過來，一場貓仔掠鳥鼠的戲齣嘛停落來。

茉莉，這款芳味……是茉莉的芳味……，這一陣一陣思思念念的芳味，予阿玲漸漸仔恬靜落來。

「哪會雄雄落雨咧？」老師看著教室的窗仔外，落查某雨，雨水噴著窗仔門，一滴一滴的，若親像是一粒一粒的真珠。

阿玲拍甲手疼矣，阿華嘛予媽媽拍甲知影疼矣，彼時陣，阿華雄雄吼出來：「阿媽！阿公！阿母拍我，『家暴』啊，救命啊！」

『家暴』這兩字佇現代的社會，是一個蓋敏感的問題，尤其是佇學校內四常聽著學生毋管是予爸毋抑是予老師罵兩句仔，就哀爸叫母，喝講是『家暴』，老師嘛毋敢對學生大細聲，啥物攏講欲用「愛的教育」；造成學生利用這款的規定，學一寡無大無細的行為，磕袂著使性地，未曾未拍落去就咧喝救命，實在是誠欠教示。

阿華吼甲足大聲的，足濟老師佢同學攏走出教室看鬧熱。有幾個佇輔導室走廊拚掃的學生嘛衝來輔導室的門跤口，看是發生啥物代誌。

「恁走！恁走啦！」阿華吼甲一半閣起呸面，看著遐爾濟同學佇咧看鬧熱，伊感覺足見笑的。

「原來就是伊啦，閣有個阿母王梨酥阿姨。」

「我就知啦，個阿母是越南來的，啥物攏毋捌，欲按怎教阿華咧？阿華一定是功課寫無好，予老師罵矣。」

「著啊！個阿母才會予老師叫來學校，應該愛拍，拍予伊死。」

同學一句來一句去，愈講愈毋是款。

「王梨酥阿姨伊人足好的矣，伊攏送阮班王梨酥佢真珠奶茶王梨酥。」



「著啊，著啊，我有看著，你佢阿華耍，你耍甲一半就起呸面，閣搶阿華的早頓。」

「越南來的又閣按怎？阿華伊嘛鼻目喙生做誠好看啊！」

有的學生倚佇阿華這升，有的學生就罵阿華罵甲激漚屎面。

「應該啦，一個人一款命，誰叫他是別位來的。」

「就是啊，拄才伊共擤鼻的衛生紙圍佇我的桌仔頂，罵予死好矣，別位來的。」

「好！拍予伊死，越南來的，共我的衫畫甲花巴哩貓。」

囡仔講的話，阿玲攏嘛聽入耳空內，來遮已經十幾冬矣，哪有可能共幾寡話一耳入，一耳出咧？阿玲一時仔面憂面結，阿美是驚甲面仔青恹恹，阿華吼甲氣怱怱，老師嘛一時仔毋知欲按怎安慰個母仔囡三人。

阿玲心內知知咧，代誌毋是攏是阿華的毋著，阿華的個性其實誠古意、誠乖，若是無惹著伊，伊嘛袂使性地；毋過，這個時陣，阿玲只好目屎吞腹內，好歹在心內，喙脣皮仔相款待，就親像學生講的，誰叫個是對別位來的。

阿華看著遐爾濟同學倚佇門歧口俗窗仔外看鬧熱、閣佇遐指指揆揆，一時仔嘛激面腔予個看，偷偷仔共同學比中指。

「佢一班的？這馬攏共我轉去教室，我喝到三，無轉去的，罰寫課文十改。有聽著無？一、兩……」

主任棍仔擰咧無講無但就撼過來，驚死人，伊雄雄喝一聲一、兩——，猶無喝到三，倚佇走廊看鬧熱的學生驚一趔，攏嘛走了了矣。

「等咧！陳俊佑，拄才是你講阿華是對別位來的，是毋？你愛共阿華會失禮，共『咱是好朋友』寫一百改，今仔日中晝下課愛交予我，你才會使食飯，有聽著無？」主任足生氣的，「緊轉去寫——」

好死毋死，這個時陣訓導主任嘛佇咧輔導室內底，看著遐爾濟學生佇咧看鬧熱，嘛講甲五四三，聽攏無囡仔是咧講啥物代誌，人濟話就濟，三色人講五色話，講袂煞，輔導老師佇邊仔安慰阿華的阿母，親像看一場悲劇仝款。主任只好家己出馬，連鞭下命令，趕學生轉去教室。

雨，繼續落，空氣中有一絲仔清芳，茉莉的清芳。

阿玲鼻著茉莉花的芳味，伊就較鎮靜，伊的目籀紅紅，一滴一滴流目屎，就若親像窗



仔外的雨水全款，像真珠，誠親像一粒一粒的真珠。

「老師，救命啊！阮阿母『家暴』，救命啊！」阿華那哭那喝。

「你投啊，我生你是咧創啥物啦！不如擲去臭溝仔內啦。」阿玲氣甲大心氣，沓沓仔講：「你……你佇遮共我卸面子，我……我足生氣的。」阿玲起雄矣。

「啪！」緊閣重又閣雄，雄雄佇阿華的面掬一个喙賴，阿華的面連鞭就出現一个紅絳絳的五爪。

阿華一時仔予阿母拍甲喙開開，喙角有淡薄仔血；阿華足疼的，哭甲目屎四淋垂，予阿母拍分外鐘後，伊才醒過來：「疼！足疼的啦！」阿華驚甲必必掣，那摸面那直直吼。

老師嘛罵阿華：「阿華！袂使按呢應喙應舌！準做你使性地，嘛袂使講恁阿母『家暴』，你看，共恁阿母氣甲按呢生！」

「毋敢矣啦，我毋敢矣啦，阿母！我毋敢閣惹你受氣矣啦！拜託！拜託！你莫閣共我拍，好無？拜託你啦！」阿華嘛感覺足對不起阿母的，那喝那跳那共阿母會失禮。

「我——」阿玲感覺頭眩目暗，人無爽快，聽完阿華會失禮，伊煞雄雄欲昏去。

「緊！緊送去護理室！」老師佻主任扶阿玲去護理室，阿華佻阿美嘛一定愛陪阿母去。

護理室外口，拄好有一欉茉莉；阿玲直直流目屎，真珠雨哪落袂停咧？

阿玲倒佇病床，一時仔就暈去矣。

「啪！啪！啪！啪！」

阿玲的翁予一个查某人連續掬喙賴，正引、倒引掬甲面燒唵唵、紅絳絳。

「你欺騙你的某，我袂饒赦你。」查某人講煞，閣連續共阿玲的翁掬喙賴「啪！啪！啪！啪！」。

這個短頭毛的查某人，身材佻阿玲差不多瘦抽，毋過比阿玲較懸一个頭，查某人穿牛仔褲，阿玲無愛穿牛仔褲。

查某人欲走矣，看無著伊的面是生做啥款，毋過伊的身影佻阿玲足全款的；毋著咧，阿玲是長頭毛，伊是短頭毛，阿玲足無愛穿牛仔褲，這個查某穿牛仔褲看起來是遐爾仔婿



佢飄撇、閣遐爾仔強勢佢勇敢；看起來這個查某比阿玲較懸啦，絕對毋是阿玲；猶毋過，為啥物阿玲的翁跪佇塗跤，直直講：「我後擺毋敢矣啦，阿玲你原諒我，好無？阿玲你莫走，阿玲你轉來，你莫走！」

查某人閣對阿玲的大家大聲喝：「灶跤的菜洗好未？碗咧？有洗無？塗跤閣愛拚拚咧；人客愈來愈濟矣，緊咧，你嘛較緊咧，好無？是你愛開餐廳的，你就愛煮飯、炒菜、洗碗、掃塗跤，我才會趁錢啊！」

「頭家娘，饒命啊，你看我才一个人……應付袂來矣。」

「袂使，緊——」

人客愈來愈濟，阿玲的大家親像機器人仝款，無閒甲走來走去，伊的人綴袂著伊的跛步，煞雄雄跋甲吭跋翹。

這個查某人就直直收錢、算數。

這個查某人的手佢阿玲足仝的，伊的聲音嘛親像是阿玲講話的聲音。

查某人看甲那笑那哭：「應該的，你有聽過無？惹熊惹虎，毋通惹著刺查某，你掠做講我永遠袂反抗，是毋？哼——」

餐廳外落雨矣，閣有一陣清芳，是茉莉的芳味。

「茉……茉莉……芳。」阿玲一句一句沓沓仔講。

對護理室的窗仔外，閣傳一陣茉莉的芳味。

雨，一時仔煞無閣落矣。

「阿母，你緊精神，你精神啊！」阿美那喝那哭，目屎攏流佇阿母的身軀。

阿華知影家己的毋著矣，待佇邊仔，嘛偷偷仔拭目屎，細細聲講：「阿母……阿母……」伊叫「阿母」叫足濟改矣，想欲講話就是講袂出一個字來，毋過，伊嘛那哭那拍家己的頭殼，看範勢是想欲共阿母會失禮，煞毋敢開喙。

「好啦！無要緊啦，我精神矣。」



阿玲杳杳仔坐起床，輔導老師扶伊坐咧膨椅講話。

轉導老師其實足疼惜阿華佢阿美這兩個學生，雖然個的成績無蓋好，毋過「歹竹出好筍，好竹出病崙」，而且個阿母雖然是越南來的新住民，平常時嘛誠好禮，足注意個兄妹仔的功課，對老師佢同學嘛足照顧的，不時會提真珠王梨酥予同學食，兄妹仔的人緣算袂稔。總講因仔就是因仔，就是有幾個較狡怪的學生會欺負個新住民的因仔，講嘛袂聽，實在足氣人的。

阿玲個兜的家庭悲劇，佇這兩冬來，三不五時佇輔導室會鬧兩擺。可憐阿華佢阿美仔，這兩個因仔，較早是誠巧誠有禮貌的學生，嘛誠有人緣，成績嘛袂稔，逐工上課的時陣，看著人攏喙笑目笑，佢同學鬥陣嘛足歡喜足快樂的。毋過，尤其是最近，個兄妹仔兩人變足濟的，阿美是愈來愈安靜，四常佇上課的時陣，老師叫伊，伊嘛無聽著，老師問伊，伊嘛講袂清楚到底是發生啥物代誌，哪會按呢惹神。

講著阿華，更較予老師頭殼疼，阿華這一冬來愈來愈孽，若是伊透早就面懊嘟嘟，看範勢是予個阿媽罵矣，彼工伊一定袂乖乖上課，有時陣也會佢同學相春。

兩班的老師開始注意這兩個學生的變化，央輔導室特別照顧。阿華佢阿美的情況時好時歹，這馬佇班裡算是特殊的案例。其實外籍新娘家庭的因仔，大部份攏需要特別輔導，無論是佇功課抑是個的情緒變化，一般來講，較歹照顧，嘛真德行入咱臺灣因仔的世界，雖然個嘛是佇臺灣出世、佇臺灣長大成人，毋過佇語言佢生活這幾方面，攏是較弱勢的。

頭一冬，阿華性地變甲遮爾仔狡怪，阿美顛倒變甲足無愛講話的時陣，就聽恁阿母講過，個厝內發生足濟代誌矣。

阿玲的後生讀四年，查某因讀三年。原底兩人讀二年的時陣，成績攏是普普仔，到三年的時陣就綴人袂著矣。兄妹仔雖然華語講袂輾轉，毋過個的英語煞讀甲足好的，可能是阿玲普通時仔，有佢兩個因仔講英語。阿玲是新住民，伊的華語嘛是講袂輾轉，越南的發音佢華語的音，差別傷大，加上大家官講臺語的時陣，個母仔因聽無啥有，所以因仔讀冊的時陣受著厝內語言的影響，個嘛啥物話攏講，毋過嘛是啥物話攏無啥了解。

大家較疼阿華，講伊是查埔因，愛好好仔栽培，後擺才有出頭；大家較無疼阿美，伊講阿美雖然嬌，毋過親像阿玲全款，趁無啥錢，查某因無路用啦。阿玲認為平平是家己生的，查埔也著疼，查某也著晟，阿玲共兩個因仔疼命命，教甲誠乖嘛教甲誠有禮貌。

這學期以來，阿華變甲足狡怪，老師姑不而將請因仔的阿母阿玲來輔導室，共阿華佇班上三不五時作孽的代誌講予阿玲知。其實這毋是因為老師無愛這兩個因仔，顛倒是特別

照顧阿華佢阿美。老師知影，親像這款新住民的囡仔的適應能力較慢，隔代教養佢語言的問題，會影響著囡仔的學習佢人緣。

其實阿玲的兩個囡仔攏誠乖，嘛誠好禮，學校的老師攏嘛足疼痛個；毋過，若是阿玲兜發生啥物代誌，隔轉工阿華就會較狡怪，三不五時創治同學，伊功課毋寫佇簿仔內，煞寫佇同學的衫褲、共擤鼻的衛生紙，偷偷仔囡佇同學的屨仔內，中晝食飯的時陣，刁故意佇同學身邊拍咳嗽，若親像按呢的行為實在是傷作孽。若是講著阿美仔，伊就是規工攏毋講話，毋食中晝頓，嘛毋佢同學耍，老師問伊，伊嘛毋講話，干焦用毋講話抗議心內的氣憤佢委屈。

阿玲19歲就嫁來臺灣矣，伊的名叫做阮氏玲。個翁叫許志明，彼陣許志明佢個阿爸、阿母予人介紹去越南參加相親團的時陣，一時仔就看佢意阿玲，因為阮氏玲生甲足嬌的，嘛足好禮。另外，主要是伊煮菜的手路袂糗，毋過彼陣阿玲無愛佇餐廳工作，伊佢朋友佇芳水工場食頭路，伊上愛茉莉的芳水味。嫁來臺灣了後，阿玲的大家官佢翁計畫欲開越南餐廳，想欲叫阿玲煮菜，阿玲干焦會使煮厝內食的手路菜，若是欲開餐廳，伊猶閣無法度應付。嘛因為按呢，阿玲個翁就佢大兄鬥陣去越南做人力紹介的工課，定定出國走越南，留阿玲佇臺灣照顧囡仔，阿玲只好揣頭路，佇王梨酥的工場上班，較袂予大家官一日到暗惹惹唸。阿玲心肝頭誠鬱卒，感覺大家官佢翁個弄喙花；閣有，較早佇越南的時陣予翁騙甲惹惹惹。

總講，阿玲後頭厝的人誠濟，全攏靠伊一个人趁錢，所以伊嘛想欲來臺灣過好日仔，看會當按散赤人變成臺灣貴婦無。

阿玲佢許志明戀愛的時陣，伊定定走越南，講好聽的是欲疼痛阿玲，恁阿玲出去耍，買高級物件予阿玲，予阿玲的朋友足欣羨的。有時陣阿玲嘛歡喜甘願出錢請許志明，因為伊體貼許志明開足濟機票錢，橫直兩人計畫欲結婚矣，許志明就佇路裡共阿玲咬，閣有一寡蓋親密的齣頭，雖然行為較開放，阿玲嘛歡喜甘願，總講一句：「嬌糗無比止，愛著較慘死。」啦。而且，許志明嘛是主管，並家鄉的工人階級好幾若百倍，嘛並阿玲兩個阿姊嫁予臺灣ôo-tsí-sáng佢外省阿伯好太濟矣。

阿玲的心內足歡喜的，毋過嘛有仝期相親團的姊妹仔怨妒伊，刁工講伊若離婚就莫轉來。

阿玲有身矣，姑不而將結婚的時陣，大家官干焦予個翁仔某辦公證爾爾，漸漸仔龜跂趕出來矣，越南餐廳開無成，許志明就定定走越南揣人，講是欲做業務，其實嘛是順紕耍查某。

講實在的，許志明的大嫂驚翁去越南出差，會去揣遐的查某耍，就予小叔志明升做業務經理，長期派佇越南處理工課。阿玲原底誠歡喜，掠準翁婿升官矣，錢趁較濟，翁婿就會予伊較濟的私奇錢；而且，後頭厝的人嘛會當照顧翁婿；這馬想想咧，實在誠好笑。許志明定定講無趁錢，愛阿玲拚命上班；因為大家按後生遐討無錢，就會按阿玲遐討。阿玲伊的尪仔頭，閣會曉普通的華語俗臺語，誠簡單就揣著頭路，因為這間王梨酥工場的頭家，是一個查埔的，看著婿姑娘，伊的喙就甜甲親像王梨仝款。阿玲嘛想講莫規工佇厝內較好，趁一寡錢，家己嘛會當自由開，後擺囡仔大漢，讀冊嘛愛用錢，無的確翁轉來臺灣，個的生活就較好矣。

就按呢，這十幾冬來，阿玲生阿華佻阿美，閣佇工場上班，伊向望伊的翁婿回心轉意。毋過，總講一句，阿玲個翁，嘛佇越南耍十冬矣。

「阿華的阿母，你遐爾少年就嫁來臺灣，這馬閣有阿華佻阿美兩個乖巧的囡仔，應該感覺足幸福的，著無？」輔導老師對阿華個阿母的故事感覺誠好奇。

窗仔外口的榕仔，飄落幾葉仔薦去的樹葉，阿玲又閣目箍紅紅矣，伊寬寬仔講伊最近發生的代誌予老師聽，囡仔嘛坐佇邊仔乖乖咧聽。

「老師，你是好人，多謝你教我的囡仔，其實我嘛毋知嫁來臺灣是著抑是毋著？這幾冬來，我連阿華佻阿美的名我攏袂曉寫，你講，我敢會幸福咧？」

阿玲講出外籍新娘的心聲，嫁來臺灣十幾冬矣，有的新娘平常時在厝裡做家內事，並外籍使用人的生活閣較差，外籍使用人閣有薪水通領，受政府的保護，毋過阿玲無，伊上班趁錢予大家以外，閣予囡仔繳學費，伊無佻濟錢通做私奇，生活當中除了佇厝內面對兩個序大人無話通講以外，就是等兩個囡仔下課轉來，才會當講幾句仔話，伊嘛毋敢清彩換頭路，佇王梨酥工場食頭路，目矚仔就十幾冬，根本都無私人的生活空間，免講是讀冊、學寫字，較複雜的中文字，伊攏袂曉寫，足濟囡仔的代誌需要老師鬥幫贊。閣再講，這十幾冬來，阿玲的翁誠少轉來臺灣，轉來嘛誠少講話，干焦拍手機仔予別人，阿玲嘛毋知個翁敲手機仔予啥物人？逐改用手機仔講話就喙笑目笑，看起來足曖昧的。

阿玲對較信任的人來講，伊較佻意個叫伊「王梨酥媽媽」，這五個國字是伊佇臺灣十幾冬來，上勢寫的字。

阿玲看一下仔阿華佻阿美這兩個乖囡仔，伊閣流目屎矣，伊心內誠實袂堪得忍。

「老師，我共你講，你莫共別人講喔。」阿玲共規腹肚內的心事佻委屈，攏講予老師聽。



「無可能，阮大家佢阮翁逼我離婚，我哪有可能離婚咧？若離婚，我欲按怎生活咧？」

原來囡仔狡怪的行為，是因為個厝內序大人發生吵吵鬧鬧的代誌。

「我若是誠實佢翁離婚，我會當去佢位咧？」

「這兩個囡仔我欲按怎晟養咧？」

「若是我轉去越南，會予別人笑。」

「較早個阿爸足疼我、足愛我的，我嘛對伊綿死綿爛；這馬，伊顛倒嫌我袂曉趁錢，看我袂上目，我感覺足感心的。」

阿玲這馬才30出頭，雖然身材無懸，毋過皮膚幼麵麵，伊的面型嘛足嬌的、目睷大大蕊，看起來猶原是青春美麗的姑娘，雖然已經結婚矣，閣焠兩個囡仔，毋過佇工場內，閣有幾個查埔同事定定送飲料、送物件予阿玲。

「個怪我袂曉煮飯，害個袂當開餐廳趁大錢。」

聽阿玲按呢講，伊有予翁佢大家欺騙的感覺。伊佇越南的芳水工場食頭路，干焦是一個較嬌的查某工人爾爾，幼秀的外表佢動作，是無法度做較粗重閣緊張的灶竝工課。所以，伊的大家嘛感覺予伊的美色騙去，因為無娶著劈竝閣會曉趁錢的新婦。

這馬的情況是按怎？好親像嫁來臺灣的新住民，一定愛會曉生囡仔佢鬥幫贊趁錢，是毋？

新住民新娘的委屈，是這幾冬來佇臺灣發生較麻煩的問題。

「恁為啥物無愛用功？為啥物愛狡怪咧？」阿玲知影厝裡的吵吵鬧鬧會影響著囡仔，毋過伊嘛希望囡仔會當體諒伊。

「個兩個囡仔一年的成績也袂糗，英文成績嘛足好的，這馬是咧讀啥物冊咧？」阿玲那講那吐大氣，「我無錢啦，一日到暗毋知欲做幾個王梨酥才會當予恁補習，我嘛袂曉教恁矣！」

阿玲講著家己的故事，雄雄閣氣甲想欲拍阿華，拄欲伸手的時，予輔導老師看著，連



鞭牽阿玲的手，另外一手就牽阿華坐佇老師邊仔，兩個囡仔倚甲傷忝矣。

「阿華的阿母，你看阿美欲睏去矣，你查查仔講，無要緊，我會恬恬聽你講，莫閣拍阿華啦！」

阿美直直攬阿母的腰，一句話嘛無講，伊倚咧、攬咧、聽大人講啥物，嘛毋知伊是聽有無？囡仔就是囡仔，恬恬聽傷久，閣毋講話，就會慢慢仔睏去。

『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，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……』阿玲的手機仔咧震。

是阿玲的翁許志明對越南敲來的，阿玲攏用視訊共個翁講話，伊看著翁身邊閣有一个臺灣的查某人，後壁是越南的後頭厝，阿玲感覺足感心的，個已經侵門踏戶矣，後頭厝竟然無人幫贊阿玲教示個。

「你有看著無？你後頭厝無人管待你啦！我拆白共你講，我就是欲佻你離婚啦！」阿玲個翁予伊足歹看面，煞攬身邊的查某，看起來足親密的，兩人嘛啞喙予阿玲看。

「我嘛袂閣予你錢矣，我已經無愛你矣，你上好是家已出去，莫等我轉去，予大家歹面相看，你莫共我這馬的愛人，吵家拈計喔，我共你講，你愛目睷擘予金！」

「你免講矣，無效啦，總講一句，我是袂答應的。」阿玲氣甲共手機仔關起來。

「阿母，啥物是離婚？」阿華看阿爸啞別个阿姨，雄雄面色足歹看，好親像知影發生啥物代誌矣，毋過，伊嘛想欲問較清楚的。

「死囡仔脯，你頭殼兩空，是毋？離婚，就是恁阿爸無愛恁咱矣，你知無？你知影無？」

外口閣雄雄落大雨，閣霆雷公。

「阿母，離……離婚是啥物？阿爸無愛咱，是毋？」

阿美予雷公驚甲精神，聽著阿母的哭聲，擰頭看阿母，阿玲的目屎拄拄仔好流落來，母仔囡兩人的目屎流做伙，流佇阿美的面。

「阿美仔，就是彼个歹阿爸無愛恁咱矣！」阿華足氣、足氣的。

阿美聽阿兄足氣憤咧講話，連鞭閣緊攬阿母的腰，若親像欲鑽入去阿母的腹肚內全款。



「我欲去投阿媽，講阿爸無愛捏咱矣。」阿華想講阿媽較疼惜伊，共阿媽投應該有效。

「你去投啊，恁阿媽嘛毋愛捏咱矣。」

阿華一聽阿母的話，氣甲直直拍家己的和尚頭。

「阿媽嘛無愛我？為啥物恁我去搵光頭，足歹看的，同學攏笑我是和尚。」

昨昏個阿媽恁阿華去剃頭，這馬看起來癮頭癮頭，同學攏佇咧笑伊。

「阿媽有啥物了不起咧？我閣有阿公。」

「阿公講我生做佢伊sio-siāng，伊會愛我一世人。」

「阿公講光頭就無像伊矣，愛有一寡頭毛才siāng伊；阿媽足歹，足歹的。」

阿華氣甲拍頭殼。

「請……請問王梨酥媽媽，恁翁堅持欲離婚的原因是……？」輔導老師嘛想欲證明伊拄才看著的視訊，是毋是親像伊心內想著的仝款。

一般來講，佇臺灣的傳統家庭，攏猶閣有重男輕女的觀念，毋過阿玲已經有阿華一个查埔囡仔矣，閣會予大家袂滿意，哪會按呢咧？實在是想攏無。

「阿華個阿爸講，因為伊去越南食頭路，寂寞的時陣無人陪，後來就因為業務的關係，捌熟似一个查某，兩人愈來愈相好，後來彼个查某閣有身矣，伊是一間公司的女主管，有錢，出手真大方，人嘛嬌。」阿玲足生氣的，「倚算講伊外口有查某，有囡仔矣，嘛袂使趕阮母仔囡出去，咱是欲按怎生活咧？」

阿玲氣甲伸手想欲拍桌仔，阿華叫是阿母閣欲拍伊，雄雄閃去邊仔，煞拚著壁。

「足討厭的阿媽，害我搵光頭，又閣拚著頭殼。」阿華疼甲直直摸頭殼。

輔導老師嘛足同情阿玲的，想袂到臺灣的查某佇越南食頭路，變成外口的查某，顛倒是越南的某，變成受害者。大家鬥幫贊後生逼越南的新婦離婚，為著錢，阿媽甘願放揀孫仔，心肝哪會遮雄咧？聽著這款代誌，實在予人誠厭氣。

「阮大官講，會使共外口的查某鬥幫贊飼孫仔，袂使離婚；伊嘛袂使恁入門，因為阮



兜無房間矣。」

總算講厝裡猶閣有一个有天良的人。

「我永遠愛阿公。」阿華一聽著，伊足感激阿公的，「以後我無愛閣聽阿媽的話，閣攄光頭，我欲像阿公全款，啥物攏欲像阿公全款。」

「阿母，我無愛轉去。遐無冊通讀，無朋友鬥陣耍。」阿美閣吼起來矣，直直哀求阿母莫轉去。

「阿美仔乖，阿母袂恁轉去，我嘛袂使轉去，會予人笑。」

「毋過，恁阿爸若是轉來，趕咱出去，我是欲按怎飼恁咧？」

阿玲，哭矣。

阿美嘛哭矣。

阿華一聽著，直直拍家己的光頭，嘛哭矣。

有一對可愛的囡仔，阿玲應該佻幸福的，予人想袂到的是，伊挂著負心郎。

「加油啊！王梨酥媽媽，照你的意志，愛堅持落去，千萬袂使離婚，臺灣有法律會當保護你、照顧你的，你閣有大官會當做你的靠山，千萬毋通失志，你知無？」

輔導老師無法度為這個家庭做啥物代誌，千焦會使倚佇阿玲的立場，鼓勵伊。

窗仔外，閣飄來一陣一陣的芳味，是茉莉的芳味。

阿玲鼻著茉莉的芳味矣。

「老師，這個送你。」阿玲共王梨酥提予老師。「失禮啦，阿華無乖，你就盡量拍，無要緊，伊大漢才袂親像個阿爸全款遐爾薄情。」

「多謝，其實囡仔足乖的，後擺我會加較照顧阿華佻阿美，請你放心。」

老師接過來透明的禮盒，看著盒仔內四四方方的王梨酥，誠感謝阿玲的誠意，心肝頭嘛足毋甘個母仔囡。



「閣是王梨酥。」阿華雄雄講這句話，毋知是棄嫌抑是共個阿母褒嗦。

「若是無王梨酥，你是欲按怎讀冊咧？死囡仔，你閣講一改看覓？」

「啪啪！」阿玲隨伸手對阿華的光頭拍落去。

「攏是阿媽啦，阿公講毋愛摑光頭，阿媽偏偏欲共我摑光頭，害我足疼的。」

「著啦，咱這馬干焦有阿公共咱扶挺爾爾，你若無用功，惹阿公受氣，後改阿公嘛毋愛捏咱矣。」

「恁阿公攏毋幫贊咱講話，因為恁阿媽足刺耙耙的。」

阿玲的大官平常時足好禮，若是某無理取鬧的時，干焦恬恬毋講話，嘛無愛插伊；毋過若是欲放揀這兩個孫仔，阿公絕對是共孫仔佢到底。是後生先對不起個母仔困，予新婦受委屈，雖然暫時處理方式較平靜，是因為莫影響著孫仔的心情，嘛莫予厝邊隔壁講閒仔話；毋過若是阿玲無生困仔，代誌就袂按呢拖拖沙沙，阿玲可能早就予個趕趕出去矣；講是講啦，阿玲若是無困仔，嘛是有足濟查埔排隊欲奔伊的，阿玲的行情嘛足懸的，看是阿玲較贏，抑是許志明較稔咧？

「我袂使離婚，因為我袂當轉去矣，我會堅持到底！」這是阿玲唯一的選擇，伊會忍耐，至少閣有大官有淡薄仔正義感；阿玲家己咧？會親像「田螺含水過冬」，起碼伊佢困仔有一間厝通覘雨，有眠床通暍，有飯菜通食，伊嘛會使逐工看著困仔。

輔導老師感覺這款代誌實在是誠費氣費觸，外人無好插手管別人的家內事；干焦先顧好阿華佢阿美仔，較要緊。

可憐阿華佢阿美仔，個敢若聽有啥物是「離婚」的意思，個嘛會體會出阿母心肝內的艱苦，一人攬一引，共阿母攬牢牢，尤其是阿華，伊足後悔的，那哭那講：

「我欲用功，我欲聽阿公的話，認真讀冊，做一個乖孫。」

「阿母，王梨酥阿母，失禮啦！足失禮的！我無應該惹你受氣。」

困仔佢阿玲之間，上親密的稱呼就是「王梨酥阿母」、「王梨酥王子」、「王梨酥公主」；按呢看起來，個母仔困三人已經和好矣。



辦公桌仔頂有一个魚櫥仔，內底有三隻金魚仔，上大的彼隻恁兩隻細隻金魚，佇魚櫥仔內洄兩回，有時仔三隻金魚仔嘛會鬥陣探頭出來喘氣，喘氣……。

阿玲仔目矚矚，目屎流落來，彼時，幾葉仔榕仔的樹葉予風吹落來，拍著窗仔門，外口閣飄來一陣一陣的芳味，是茉莉的芳味。雨，真珠雨，一時仔停，這馬又閣落矣。

「轟！轟！」雄雄連續霆雷公，阿玲的頭殼內嘛閃過拄才佇夢中彼个飄撇、強勢閣勇敢的查某人，阿玲感覺是遐爾仔親像未來的家己，無仝款的，干焦是彼个查某是短頭毛，穿牛仔褲爾爾，阿玲是長頭毛，穿裙的。

「啊！」阿玲恰兩個囡仔攏驚一越，三個人同齊喝一聲。

「啊！我知影啦！感謝天公伯仔！」阿玲親像予雷公驚精神仝款，笑笑仔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誠多謝！我想通矣，我袂閣退讓矣，害家己痛苦無了時。」

阿玲深深仔鼻著茉莉的芳味，親像想著啥物代誌，雄雄微微笑出來：「阿華、阿美，恁愛乖乖去上課，阿母欲去菜市仔鉸頭毛閣買牛仔褲；恁下晡功課寫完，我恁去tshit-thô，好無？」

阿玲行出護理室進前，共老師笑一下，老師嘛了解阿玲的心情恰決心矣，嘛對阿玲笑笑仔講：「我會佢你。」老師共阿玲比一个「讚」。

雖然這馬天頂猶閣佇咧落真珠雨，毋過兩恰空氣內有茉莉的芳味，阿玲恰意這款的光景，伊知影矣，真珠雨袂閣再是伊悲哀的目屎矣。